

## 理论探讨

## 蒲辅周学术思想拾萃

新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李兴培

我国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辞世十四年来,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多篇缅怀他的医德风范,介绍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文章。笔者多年来探究先生学术思想,先后在《中医杂志》等刊物发表了探讨其学术思想的文章,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蒲老经验,爰就前所未逮,撷拾数则,探析如次。

## 八脉罹病 调补奇经

祖国医学认为,奇经八脉在人体起着调节、维系和制约正经气血灌注全身之枢纽作用。叶天士认为“八脉隶乎肝肾”,“肝肾下病,必连及奇经八脉”,“八脉无权,下无收摄,漏卮不已”,“八脉不司继续,护卫包举,下部无力,有形精血不得充涵筋骨”,明示八脉以肝肾为本。治疗上亦诚如叶氏云:“只知治肝治肾,不知有治八脉之妙”,“不晓八脉之理,但指其虚,刚如桂、附,柔如地、味,皆非奇经治法。”奇经全赖后天水谷精微之濡养,故同脾胃关系亦甚密切。且“冲为血海,任主胞胎”(男子与精宫攸关)。由是奇经失调产生之经、带、胎、产、亡血、遗精、阳萎、不孕、淋浊、久痢、久泻、脱肛、便血、厥证、虚劳、心痛、血痹、痿痹、疝瘕、腰痠背痛和脚弱痿废等病证,咸以治奇经而取效。

奇经八脉病证治疗,谨遵《内经》“精不足者,补之以味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大旨,《素问·腹中论》载四乌贼骨一藳茹丸之用乌贼骨、雀卵、鲍鱼;仲景之用阿胶、猪肤、鳖甲、羊肉;孙思邈之用白朮丸;丹溪之选猪脊髓、龟板;张景岳之采鹿角胶、龟板胶、左归丸、河车大造丸,以及陈言制鹿茸丸,皆系填补精血、调补奇经之上乘方药。

蒲老继承前哲经验,对八脉病证,挟其奥蕴,除补其不足外,大量兼夹寒、热、实、气滞和血瘀者,分别遣用相应方药以调理之。如奇经实证,当从治络入手缓通之,投化瘀通络药益母草、川芎、血竭花、泽兰、牛膝、苏木、桃仁、刘寄奴、归须、没药、五灵脂、琥珀;气滞者宜调气,根据“气血互根”学说,治瘀每佐行气之品,药用木香、乌药、香附、降香、元胡、半夏、小茴、厚朴、川楝子;有热加栀子、黄芩、青蒿、菊花、黄连、黄柏;有热有瘀者加赤芍、丹皮、丹参、藕节、生地、地龙;有寒加桂枝、细辛、生姜、吴萸、乌头、附子;症痕积聚,选用活血化瘀药外,尝佐蜜虫、虻虫、蛰蟥、蜈蚣、全蝎、僵蚕等虫类逐瘀,鳖甲、牡蛎等软坚散结之品,以及大黄蜜虫丸、化症回生丹和鳖甲煎丸等成药攻逐软坚,以其“飞者升,走者降,灵动迅速,追拔沉混气血之邪”也。奇经虚证,总以血肉有情之品治之,偏阳虚者,予柔润辛补之阳药鹿角胶、鹿角霜、苁蓉、破故纸、山萸肉、巴戟天、金毛狗脊、杜仲、续断、牛膝、当归、柏子仁,以及参茸丸和右归丸等,冲任损伤之妇人血崩,先生喜用当归补血汤炖乌骨鸡(“产后血崩不止”案)或仔鸡(“经行血崩(二)”案),甘温补益,以助生气生血之力,殊有效验;偏阴虚则予柔润清补之龟板、鳖甲、阿胶,以及二至丸、桑椹膏、复脉汤增损。八脉失约,冲任气乱,崩带不已,恒以乌贼骨、茜草、血余炭、芡实、桑螵蛸、金樱子、石决明、龟板、龙骨、牡蛎、紫石英、禹余粮等引之、收之、达下、固下。跻、维功能失调,尝用虎骨、猪脊髓,或羊排骨、猪蹄、鹿筋、鹿角霜、杜仲、苁蓉、巴戟天、续断等,以及虎骨木瓜丸、全鹿丸和四斤

丸等强筋壮骨,通调气血,填精补髓。冲任虚损,酌情择投人参归脾汤、补中益气汤、十全大补汤或人参养荣汤等。

从现代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成果看,笔者以为诸虫类药、人或动物乳汁及禽蛋等,何尝不是“血肉有情之品”。是类药物实大有扩充之必要。既往有文献报道,以鲜地龙长期煮食,治愈精血亏虚久不收口之下肢溃疡;蜈蚣研末入破口鸡蛋蒸食,治愈慢性肾炎蛋白尿。余用之亦效。推测地龙、蜈蚣和鸡蛋皆血肉有情之品,既通且补,假以时日,终获佳效。

蒲老“温热病后阴虚液涸(重症迁延性肺炎)”案,当病势危笃且虚极情况下应邀会诊,始终以三甲复脉汤加龙骨、鸡子黄、童便进出出入。药后两周而愈,是为“血肉有情之品”起沉痾大疾之代表性佳案。

### 擅用介类 镇潜摄纳

近贤张山雷以动物介类药治病,积有独到经验。曾谓对猝然跌仆之中风,“虽自有一实一虚之分,然无论为肝为肾,皆相火不安于窟宅,故潜藏为急要之良图。”“潜阳之法,莫如介类为第一良药,此珍珠母、石决明、玳瑁、牡蛎、贝齿数者皆为潜阳妙剂。”且“介类沉重质坚,纳入煎剂,气味俱薄,非重用不能有功”,作用原理在于“潜阳镇摄之剂,抑降其气火之上浮,最为是病的紧要关键。重投介类咸寒沉降,能定奔腾之气火,而气味俱清,不凝痰浊,最为上乘。金石药中则龙齿、磁石之属,皆有镇摄之功。”蒲老对“乙脑”痉厥、抽风(暑厥、暑痉)属肝肾阴劫者,尝遣加減复脉汤加生牡蛎、生龟板、生鳖甲类,俾阴复而风自平。倘系邪踞下焦消灼真阴风动,投柔肝熄风之小定风珠;邪去八九,真阴仅存一二,而误汗或误下,神倦瘈瘲,时时欲脱者,则用育阴潜阳之大定风珠。大虚似实,证见颧红、头眩、烦躁和彻夜不寐者,先生急予右归饮加龙、牡、龟板、磁石、淡菜、阿胶收摄元神,使浮散之元气归于藏谧。“类中风”案为高血压心脏病,11年前即有晕倒史,经用中药好转。先生会诊前又晕倒

过,证见体丰面赤,头晕目眩,四肢颤抖,甚至身动摇,不敢步行,恶梦纷纭,脉两寸关微,至数不明,有散乱之象。先生脉证合参,断为操劳过度,肝肾阴虚,真阳浮越,肝风将动,遂予养阴潜阳之剂:生龙牡(打)、生龟板各18克,煅石决明25克,灵磁石、枣仁各12克,生玳瑁(打)、红人参、川熟附子各9克,远志肉3克。仅服7帖即晕眩基本消失,动摇已止。乃步原法稍事增损,熬膏续服,以巩固疗效。概为藉助大剂育阴潜阳,协同诸药共奏殊功。

“惊恐”一证,张山雷亦每以介类设治。他认为肝胆火升,变幻万状,惊狂、癫痫,固无一非肝家之病,投介类药旨在“镇摄此升腾之气火,则上冲之势焰息……怒涛骇浪,顷刻肯定,覆杯得安,其效最捷”。蒲老所治“自汗(二)(植物神经失调)”案,即系头晕、耳鸣,遇事紧张,或闻电话铃响则惊吓汗出,证兼睡眠极差,左小指发木。旋投玳瑁、石决明、珍珠母、龙齿、牡蛎等熄风潜阳,佐以滋水涵木之品,越四诊得瘥。结合对肝阳上亢所致之头痛,他喜辅以石决明类药治疗,益加说明介类药镇潜、摄纳、安定等临床功效之可靠。

“崩漏”病证,张山雷同样擅用介类取效。他以崩中多虚阳妄动,必用“介类潜阳,收摄横逆龙相之火。如生龙齿、生牡蛎、生玳瑁之属,必须相辅而行,始有捷效”,况“唯介类有情,能吸纳肝肾泛溢之虚阳,安其窟宅,正本清源,不治血而血自止”。蒲老有关治疗月经过多、崩中、漏下、人工流产后出血不止和产后血崩不止医案,笔者统计案凡12则,即有11则医案不同程度地应用介类药而获佳效。诸案可供我们细加研索与揣摩,兹不复赘。

### 乐遣虫药 治病多端

我国以虫类药治病,导源甚古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收录虫类药28种,占全书347种药物的8%,为65种动物药的43%。《本草纲目》载107种,即三倍多于前者。之后,代有发现与补充。

虫类药之临床应用,似首肇《伤寒杂病论》,

如大黄酒虫丸之用蜜虫、虻虫、蛭蟥、水蛭；抵当丸之用水蛭、虻虫；下瘀血汤之用蜜虫；鳖甲煎丸之用蜣螂、蜜虫、鼠妇(地虱)、蜂房；蜘蛛散之用袋蜘蛛(王聘贤氏考证此为正品，疗效最佳，详《中医杂志》1986年第9期)。后世如《肘后方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圣济总录》、《奇效良方》和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都有含虫类药方剂用于各科临床的大量记载。

蒲老学宗长沙，旁及诸家，博采众长，亦精于用虫类药治疗多种病证，约述如下：

**疏散风热：**灵活应用杨栗山《伤寒瘟疫条辨》治杂气瘟疫十五方，疗效颇好，其中每方皆有僵蚕、蝉衣(一方中尚加全蝎)。治疗外感热病和急性热病初期，亦喜用此两药(僵蚕用得更多)，疏风散热，甚至防治瘟疫之加減金豆解毒汤，还与清热解毒之品熔冶一炉，疏导解毒。僵蚕、蝉衣和露蜂房，单用或合用，均兼开喉痹；七宝散中以全蝎与白僵蚕相伍，旨在增强开喉痹之功力；治急喉痹之六神丸，其中之蟾酥，解毒、消肿和止痛功效确切。

**熄风定惊：“乙脑”之痉厥、抽风，多属痰热壅闭、经络不通，每予钩藤熄风散(僵蚕、蜈蚣、全蝎、蝉衣、地龙等)，俾热退痰清而风自熄。小儿腺病毒肺炎，表闭抽风者，尝于辨证方中益以僵蚕、蝉衣获效。小儿急慢惊风，投牛黄抱龙丸(僵蚕等)；破伤风用玉真散加蜈蚣、僵蚕、蝉衣、全蝎以增强熄风解痉功效；面神经麻痹方之用全蝎、僵蚕，功同上述。穿山甲，亦用以“疗诸疮”。**

**化瘀破积：**大黄蜜虫丸、鳖甲煎丸、化症回生丹和导气丸，均为先生习用之活血化瘀、攻坚破积中成药。饶有兴味的是，导气丸中多系行气导滞、活血化瘀之品。惟方中有青皮、水蛭等分炒，去水蛭；莪术、虻虫等分炒，去虻虫；槟榔、斑蝥等分同炒，去斑蝥，皆意在增强活血逐瘀功效，然虑及水蛭、虻虫、斑蝥同为猛悍之品，深恐过用戕正，故炒后即弃之，“但取其气”耳！沿用补阳还五汤之地龙，重在活络宣痹。治气闭耳聋之通气散中，虑及气闭血必瘀，故益以全蝎、僵蚕、蝉衣、山甲珠。先

生还竭力推崇蜈蚣“去恶血”，“消症瘕积聚”；全蝎“治诸疮”；穿山甲通经脉、“治恶疮”……都很可能包括某些癌瘤在内。中药的现代药理和临床研究不断地证明：蒲老常用之虫类药，不少确乎有着一定程度的抑癌及抗癌作用。值得进一步探索与研究，以造福于人类。

**攻毒散痈：**先生尝用杨栗山“肠痈验方”，体会颇深。方法是：首予红藤30克，好黄酒两碗，煎服一碗，午前1次服；继则午后用紫花地丁30克，好黄酒两碗，煎取一碗服之，痛必渐止；再取僵蚕、蝉衣各6克，蜈蚣3克，老蜘蛛两个(瓦上火焙存性)，石蝎(映山红)、当归各15克，川大黄3克，共研细末，每空腹服3克，温酒送下，肿消自愈。可谓大队以毒攻毒、消肿散痈之虫类药协同奏功。穿山甲，先生称其“能排脓血”，为虚实咸宜之外科要药。

**搜风通络：**头痛验方(全蝎、地龙、土狗等)、加味龙虎丹(全蝎等)、大活络丹(全蝎、僵蚕、地龙、白花蛇、乌梢蛇等)、小活络丹(地龙等)、天麻丸(乌梢蛇、全蝎、僵蚕等)、回天再造丸(蕲蛇、穿山甲、地龙、僵蚕、全蝎等)和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变形、肿大如桃李所选《卫生宝鉴》方“蝎蝎丸”(全蝎等)，皆系先生素常采择之效方，其搜剔风邪、通络定痛，确凿有验。他从自身丰富的临证阅历中，还特别体味到全蝎长于“治疗半身不遂”，穿山甲力能“疗瘫痪”。

**壮阳益肾：**葆真丸(九丑丸)，先生即借助蛤蚧、全蝎、海马和山甲珠之助肾阳、兴阳道以治疗阳萎。

**利尿通便：**先生自应用五香丸之实践经验中认为该方配伍严谨，五灵脂与二丑、香附有机组合，擅消食导滞、行气化瘀，并能行气利水、攻逐痰水从二便泻出。他亦颇称道地龙之“清热利尿”功效。

由上窥知，先生读书，精思敏悟，善学古人，勤于实践，此即这位当代医林巨擘成功之渊藪。

注：本文蒐讨范围为蒲辅周《医案》、《医疗经验》。